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四十八上下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李士勲

說郛卷四十八上

元　陶宗儀　撰

朝野僉載　張鷟

貞觀年中定州鼓城縣人魏全家富母忽然失明問卜者王子貞子貞為卜之曰明年有人從東來青衣者三月一日來療必愈至時候見一人着青紬襦遂邀為設飲食其人曰僕不解醫但解作犂耳為主人作之持斧繞舍求犂轅見桑曲枝臨井上遂斫下其母兩眼煥然

見物此曲桑𧉮井之所致也

周郎中裴珪妾趙氏有美色曾就張璟藏卜年命藏曰夫人目長而慢視准相書猪視者淫婦人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終以姦廢宜慎之趙笑而去後果與人姦没入掖庭

洛州有士人患應病語即喉中應之以問善醫張文仲經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讀之皆應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録取藥合和為丸服之應時而愈

後魏孝文帝定四姓隴西李氏大姓恐不入星夜乘鳴駞倍程至洛時四姓已定訖故至今人謂之駞李焉

鄭愔為吏部侍郎掌選贓汚狼籍引銓有選人繫百錢於靴帶上愔問其故荅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愔默而不言

天后中契丹李盡忠萬榮之破營州也以地牢囚僕俘數百人聞麻仁節等諸君欲至乃令守囚霫等紿之曰家口饑寒不能存活求待國家兵到吾等即降其囚日

別與一頓粥引出安慰曰吾此無飲食養汝又不忍殺汝總放歸若何衆皆拜伏乞命乃給放去至幽州具說饑凍逼迫兵士閙之爭欲先入至黄麞峪賊又令老者投官軍送遺老牛瘦馬於道側仁節等三軍棄步卒將馬先爭入被賊設伏横截軍將被索羂之生擒節等死者填山谷罕有一遺

永徽年以後人唱桑條歌云桑條韋女韋也樂至神龍年中逆韋𬄂之諂佞者鄭愔作桑條樂詞十餘首進之

逆常大喜擢之爲吏部侍郎賞縑百疋

周垂拱已來苾挈兒歌詞皆是邪曲後張易之小名必

挈

趙公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渾脫氊帽天下慕之其帽

為趙公渾脫後坐事長流嶺南渾脫之言於是效焉

魏王為巾子向前踏天下欣欣慕之名為魏王踣後坐

死至孝和時陸頌亦為巾子同此樣時人又名為陸頌

踣未一年而陸頌殞

咸亨已後人皆云莫浪語阿婆嗔三叔聞時笑殺人後果則天即位至孝和嗣之阿婆者則天也三叔者孝和為第三也

天后時謡言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張公者斥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李氏大盛也

孫佺為幽州都督五月北征時軍師李處郁諫五月南方火北方水火入水必滅佺不從果没八萬人昔竇建德救王世充於牛口谷時謂竇入牛口豈有還期果被

秦王所擒其孫佺之兆也處郁曰飧若入咽百無一全山東人謂温飯為飧音孫幽州以北並爲燕地故云

龍朔年已來百姓飲酒作令云子母相去離連臺㧊倒子母者盞與盤也連臺者連盤㧊倒盞也及天后永昌中羅織事起有宿衛十餘人於清化坊飲為此令此席人進狀告之十人皆棄市自後廬陵徙均州則子母相去離也連臺㧊倒者則天被廢諸武遷放之兆

開元五年春司天奏玄象有眚見其災甚重玄宗震驚

問曰何祥對曰當有名士三十人同日寃死今新及第進士正應其數其年及第李蒙者貴主家壻上不言其事容戒主曰每有大遊宴汝愛壻可閑留其家主居昭國里時大合樂音曲遠暢曲江漲水聯舟數艘進士畢集蒙聞乃踰垣奔走羣衆憸望才登舟移就水中畫舸平沉聲妓篙工不知紀極三十進士無一生者

廣州錄事叅軍柳慶獨居一室器用食物並致卧内奴有私取鹽一撮者慶鞭之見血

夏侯彪夏月食飲生虫在下未曾瀝口嘗送客出門奴盜食臠肉彪還客覺之大怒乃捉蠅與食令嘔出之

鄭仁凱為密州刺史有小奴告以履穿凱曰阿翁為汝經營鞋有頃門夫着鞋者至凱廳前樹上有鴷窠鴷啄木也遣門夫上樹取其子門夫脫鞋而緣之凱令奴着鞋而去門夫竟至徒跣凱有德色

安南都護鄧祐韶州人家巨富奴婢千人恒課口腹自供未曾設客孫子將一鴨私用祐以擅破家資鞭二十

杭州刺史裴有敞疾甚令錢塘縣主簿夏榮看之榮曰使君百無一慮夫人早須崇福以禳之崔夫人曰禳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姬以壓之出三年則危過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語耳在身無病榮退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命合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當也其年夫人暴亡敞更娶二姬榮亦信矣

洛陽縣令宋之遜性好唱歌出為連州參軍刺史陳希

古者庸人也令之遜教婢歌每日端笏立於庭中呦呦
而唱其婢隔窻從而和之聞者無不大笑
北齊南陽王入朝上問何以為樂王曰致蠍最樂遂收
蠍一宿得五㪷置大浴斛中一人脫衣而入被蠍螫死
宛轉號呌苦痛不可言食頃而死帝與王坐看之
周嶺南首領陳元光設客令一袍袴行酒光怒令曳出
遂殺之須臾爛煮以食客後呈其二手客懼攫喉而吐
周瀛州刺史獨孤莊酷虐有賊問不承莊引前曰若健

兒一一具吐放汝遂還巾帶賊並吐之諸官以為其必放頊莊曰將我作具來乃一鐵鈎長丈餘甚銛利以繩掛於樹間謂賊曰汝不聞健兒鈎下死令以胲鉤之遣壯士掣其繩則鈎出於腦矣謂司法曰此法何似答曰弔民伐罪深得其宜莊大笑後莊左降施州刺史染病唯憶人肉部下有奴婢死者遣人割肋下肉食之歲餘卒

周推事使索元禮時人號為索使訊囚作鐵籠頭𩑻呼角

反
其頭仍加楔焉多至腦裂髓出又為鳳曬翅獼猴鑽
火等以椽關手足而轉之並斫骨至碎又懸囚於梁下
以石縋頭其酷法如此元禮故胡人薛師之假父後坐
贓賄流死嶺南
周秋官侍郎周興推劾殘忍法外苦楚無所不為時人
號牛頭阿婆百姓怨謗興乃牓門判曰被告之人問皆
稱枉斬決之後咸悉無言
周侍御史侯思止醴泉賣餅食人也羅告准例酧五品

於上前索御史上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豈識字但為國觸罪人而已遂授之凡推劾殺戮甚衆更無餘語但為囚徒曰不用你書言筆語但還我白司馬若不肯來俊即與你孟青橫遭苦楚非命者不可勝數白司馬坂者北邙山司馬坂也來俊者中丞來俊臣也孟青者將軍孟青棒也後坐私蓄錦朝堂決殺之

殿中侍御史王旭括宅中別宅女婦風聲色目有稍不承者以繩勒其陰令壯士彈竹擊之酸痛不可忍倒懸

一女婦以石鎚其髪遣証與長安尉房恒姦經三日不
承女婦曰侍郎如此若毒兒死必訴於冥司若配入宮
必申於主上終不相放旭慙懼乃捨之
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殿中王旭京師號為三豹嵩為
赤𪊲豹交為白額豹旭為黑豹皆狼戾不軌鴆毒無儀
體性狂疎精神慘刻每訊囚必鋪棘卧體削竹籤指方
梁壓髁碎瓦搘膝造仙人獻果玉女登梯犢子懸駒驢
兒拔橛鳳凰晒翅獼猴鑽火上麥索下闌單人不聊生

因皆乞死肆情鍛錬証是為非任意指麾傳空為實周公孔子請伏殺人伯夷叔齊求其刼罪訊劾乾塹水必有期推鞠濕泥塵非不久來俊臣乞為弟子索元禮求作門生被追者皆相謂曰牽牛付虎未有出期縛鼠與猫終無脫日妻子永别友朋長辭京中人相要作咒曰若違心負教横遭三豹其毒害也如此

真臘國在驩州南五百里其俗有客設檳榔龍腦香合屑等以為賞宴其酒比之淫穢私房與妻共飲對尊者

避之又行房不欲令人見此俗與中國同國人不着衣服見衣服者共笑之俗無塩鐵以竹弩射虫鳥

五溪蠻父母死於村外閣其屍三年而葬打鼓路歌親屬飲宴舞戲一月餘日盡產為棺餘臨江高山半肋鑿龕以葬之自山上懸索下柩彌高者以為至孝即終身不復祠祭初遭喪三年不食塩

嶺南獠民好為蜜蝍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飼之以蜜釘之筵上躡躡而行以筯挾取啖之唧唧作聲故曰

蜜蝍

天后中成王千里將一虎子來宫中養損一宫人遂令生餓數日而死天后令葬之其上起塔設千人供勒碑號為虎塔至今猶在

袁守一性行淺促時人號為料斸鳬翁雞任萬年尉雍州長史竇懷貞每欲鞭之乃於中書令宗楚客門餇生菜除監察懷貞未知也貞髙揖曰駕欲出公作如此檢挍守一即彈之月餘貞除左臺御史大夫守一請假不

敢出乞解貞呼而慰之守一兢惕不巳楚客知之為除
右臺侍御史於朝堂抗衡於貞曰與公羅師羅師者市
郭兒語無交涉也無何楚客以反誅守一以其黨配流
端州
尚書右丞陸餘慶轉洛州長史其子嘲之曰陸餘慶筆
頭無力觜頭硬一朝受詞詔十日判不竟送案褥下餘
慶得而讀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十重不敢詣廳文

符須徵發者於小窻接入鎻州宅門及賊登壘乃入匱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昔有愚人入京選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得我物用或問其故答曰鑰匙尚在我衣帶上彼將何物開之此孫彥高之流也

岐王府叅軍石惠恭與監察御史李全交詩曰御史非長任叅軍不久居待君遷轉後此職還到余因兢故牒往來全交為之判十餘紙以報乃假手於拾遺張九齡

王怡為中丞憲臺之穢姜晦為掌選侍郎吏部之穢崔泰之為黃門侍郎門下之穢號為京師三穢

陽滔為中書舍人時促命制敕令史持庫鑰他適無舊本撿尋乃斲窻取得之時人號為斲窻舍人

杭州參軍獨孤守忠領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船人更無他語乃曰逆風必不得張帆衆大哂焉

王熊為澤州都督府法曹斷掠糧賊惟各決杖一百通判熊曰總掠幾人法曹曰掠七人熊曰掠七人合决七

百法曹曲斷府司科罪時人哂之前尹正義為都督公平後熊來替百姓歌曰前得尹佛子後得王癩獺判事驢咬瓜喚人牛嚼沫見錢滿面喜無鏹從頭喝嘗逢餓夜又百姓不可活

滑州靈昌尉梁士會官科鳥翎里正不送舉牒判曰官喚鳥翎何物里正不送鳥翎佐使曰公大好判鳥翎太多會索筆曰官喚鳥翎何物里正不送鳥翎有識之士聞而笑之

滄州弓高鄧康妻李氏女嫁未周年而康卒李年十八守志設靈几每日三上食臨哭布衣蔬食六七年忽夜夢一男子容止甚都欲求李氏為偶李氏夢中不許之自後每夜夢見李氏竟不受以為精魅書符咒禁終莫能絕李氏嘆曰吾誓不移節而為此所撓蓋吾容貌未衰故也乃拔刀截髮麻衣不濯蓬鬢不理垢面灰身其鬼又謝李氏曰夫人竹柏之操不可奪也自是不復夢見郡守旌其門閭至今尚有節婦里

隋開皇中京兆韋衮有奴曰桃符每征討將行有膽力衮至左衛中郎以桃符久從驅使乃放從良桃符家有黄特牸牛而獻之因問衮乞姓衮曰止從我姓為韋氏符叩頭曰不敢與郎君同姓衮曰汝但從之此有深意故至今為黄犢子韋即韋㢈人其後也不許異姓者盖慮年代深遠子孫或與韋氏通婚此其意也

薛季昶為荆州長史夢猫兒伏卧於堂限上頭向外以問占者張猷猷曰猫兒者爪牙伏門限者閫外之事君

必知軍馬之要未旬日除桂州都督嶺南招討使

洛州杜玄有牛一頭玄甚憐之夜夢見其牛有兩尾以問占者李仙藥曰牛字有兩尾失字也經數日果失之

明崇儼有術法大帝試之為地窖遣妓奏樂引儼至謂曰此地常聞絃管是何祥也卿能止之乎儼曰諾遂書二桃符於其上釘之其聲寂然上笑喚妓人問云見二龍頭張口向上遂怖懼不敢奏樂也上大悅

孝和帝令內道場僧與道士各述所能久而不決玄都

觀葉法善取胡桃二升并殼食之並盡僧仍不伏法善燒一鐵鉢赫赤兩手欲合老僧頭上僧唱賊袈裟掩頭而走孝和撫掌大笑

歐陽通詢之子善書瘦怯於父常自矜能書必以象牙犀角為筆管狸毛為心覆以秋兎毫松烟為墨末以麝香紙必須堅薄白滑者乃書之蓋自重其書薛純陀亦效歐陽草傷於肥鈍亦通之亞也

宗楚客造一宅新成皆是文栢為梁沉香和紅粉以泥

壁開門則香氣蓬勃磨文石為階砌及地着吉莫鞾者
行則仰仆楚客被建昌王推得賍萬餘貫兄弟配流太
平公主就其宅看嘆曰看他行坐處我等虛生浪死一
年追入為鳳閣侍郎景龍中為中書令韋氏之敗斬之
洛州昭成佛寺有安樂公主造百寶香爐高三尺開四
門絳橋勾欄花草飛禽走獸諸天妓樂麒麟鸞鳳白鶴
飛仙絲來線去鬼出神入隱居鈒鏤窈窕便娟眞珠瑪
瑙琉璃琥珀玻瓈珊瑚硨磲琬琰一切寶貝用錢三萬

府庫之物盡於是矣

襄州胡延慶得一龜以丹漆書其腹曰天子萬萬年以進之鳳閣侍郎李昭德以刀刮之並盡奏請付法則天曰此非惡心也捨而勿問

則天好禎祥拾遺朱前疑說夢云則天髮白更黑齒落更生即授都官郎中司刑事因三百餘人秋分後無計可作乃於圜獄外羅墻角邊作聖人跡長五尺至夜半三百人一時大叫內使推問云昨夜有聖人見身長三

丈面作金色云汝等並寃枉不須怕懼天子萬年即有
恩赦放汝把火照之見有巨跡即大赦天下改為大足
元年
滄州南皮縣丞郭務靜初上典王慶通判稟靜曰爾何
姓慶曰姓王須臾慶又來又問何姓慶又曰姓王靜怪
愕良久仰看慶曰南皮佐史總姓王
滕王嬰蔣王暉皆不能廉慎大帝賜諸王名五王不及
二王敕曰滕叔蔣兄自解經紀不勞賜物與之以為錢

貫二王大懲朝官莫不自勵皆以取受為贓污有終身為累莫敢犯者

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雞卵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買三萬顆謂里正曰未須要且寄母雞抱之遂成三萬頭雞經數月長成令縣吏與我賣一雞三十錢半年之間成三十萬又問竹筍一錢幾莖曰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買得五萬莖謂里正曰吾未須要筍且向林中養之至秋竹成一莖十

錢成五十萬其貪鄙不道皆類此

洛州司僉嚴昇期攝侍御史於江南巡察性嗜牛肉所至州縣烹宰極多事無大小入金則弭凡到處金銀為之踊貴故江南人謂為金牛御史

張昌儀為洛陽令借易之權勢屬官無不允者風聲鼓動有一人姓薛賫金五十兩遮而奉之儀領金受其狀至朝堂付天官侍郎張錫數日失狀以問儀儀曰我亦不記得有姓薛者即與錫檢案內姓薛者六十餘人並

令與官其蠹政也如此

隋牛弘為吏部侍郎有選人馬敞者形貌最陋弘輕之側卧食果子嘲敞曰嘗聞扶風馬謂言天上下今見扶風馬得驢亦不假敞應聲曰嘗聞隴西牛千石不用軥今見隴西牛卧地打草頭弘驚起遂與官

唐高士廉選其人齒高有選人自云解嘲謔士廉時着木履令嘲之應聲云刺鼻何曾嚏踏面不知瞋高生兩個齒自謂得勝人士廉笑而引之

周張元一腹麤而脚短項縮而眼跌吉項目為逆流蝦

蟆

唐姜晦為吏部侍郎眼不識字手不解書濫掌銓衡曾無分別選人歌曰今年選數恰相當都由座主無文章案後一腔凍猪肉所以名為姜侍郎

唐王及善才行庸猥風神鈍濁為内史時人號為鳩集鳳池俄遷文昌右相無他政但不許令史雙驢入臺終日廹逐無時蹔舍時人號為驅驢宰相

周張衡令史出身位至四品加一階合入三品已團甲
因退朝路旁見蒸餅新熟遂市其一馬上食之被御史
彈奏則天乃降勅流外出身不許入三品遂落甲
蘇頲年五歲裴談過其父頲方在乃試誦庾信枯樹賦
將及終篇避談字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樹依依漢陰今
看揺落悽悽江潯樹猶如此人何以任談駭嘆久之知
其他日必主文章也
通川界內多獺各有主養之並在河側岸間獺若入穴

挿雉尾於獺穴前獺即不敢出去却尾即出取得魚必須上岸人便奪之取得多然後放令自喫喫飽即鳴杖以驅之還插雉尾更不敢出

垂拱年則天監國羅織事起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判書割字合成文理詐為徐敬業反書以告差使推光款書是光書款語非光語前後三使推不能决勅令差能推事人勘當取實僉曰張楚金可乃使之楚金憂悶仰卧西窻日髙向看之字似補作平看則不覺向日

則見之令喚州官集索一甕水令琛投書於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頭伏罪勑令决一百然後斬之賞琁金絹百疋

元嘉少聰俊左手畫員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羣羊兼成四十字詩一時而就足書五言一絶六事齊舉代號神仙童子

刑部尚書李日知自為畿赤不曾打杖行罰其事亦濟及刑部尚書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者尚書索杖剥

衣喚令史總集欲決之責曰我欲笞汝一頓恐天下人稱你云撩得李日知嗔喫李日知杖你亦不是人妻子亦不禮汝遂放之自是令史無敢犯者設有稽失衆共謫之

王沂者平生不解絃管忽旦睡至夜乃寤索琵琶絃之成數曲一名雀啅蛇一名胡王調一名胡瓜苑人不識聞聽之者莫不流淚其妹請學之乃教數聲須臾總忘不復成曲

道士史崇玄懷州河内縣縫靴人也後度爲道士僑假人也附太平爲太清觀主金仙玉真出俗立爲尊師每入内奏請賞賜甚厚無物不賜授鴻臚卿衣紫羅褐帔握象笏佩魚符出入禁闈公私避路神武斬之京中士女相賀

嶺南風俗家有人病先殺雞鵝等以祀之將爲修福若不差即次殺猪狗以祈之不差即次殺太牢以禱之更不差即是命不復更祈死則打鼓鳴鐘於堂比至葬訖

初死且走大呌而哭

景龍中瀛州進一婦人身上隱起浮圖塔廟諸佛形像按察使進之授五品其女婦留内道場逆韋死後不知去處

景雲中西京霖雨六十餘日有一胡僧名寳嚴自云有術法能止雨設壇場誦經咒其時禁屠宰寳嚴用羊二十口馬兩匹以祭祈請經五十餘日其雨更盛於是斬逐胡僧其雨遂止

則天時調猫兒與鸚鵡同器食命御史彭先覺監遍示百官及天下考使傳看未遍猫兒饑遂齩殺鸚鵡以餐之則天甚愧

逆韋之妹馮太和之妻號七姨信邪有豹頭枕以辟邪白澤枕以去魅作伏熊枕以為宜男太和死嗣號王娶之韋之敗也號王斫七姨頭送朝堂則知辟邪之枕無效矣

滄州東光縣寳觀寺常有蒼鶻集重閣每有鴿數千鶻

冬中每夕取一鴿以暖足至曉放之而不殺自餘鷹鶻不敢侮之

太宗養一白鶻號曰將軍取鳥常驅至於殿前然後擊殺故名落鴈殿上恒令送書從京至東都與魏王仍取報日往反數迴亦陸機黄耳之徒歟

吏部侍郎鄭愔初託附來俊臣俊臣誅即託張易之易之被戮託韋庶人後附譙王竟被斬

天后內史宗楚客性謟佞時薛師有嫪毒之寵遂為作

傳二卷論辟師之勝從天而降不知何代人也釋迦重出觀音再生期年之間位至内史

敬宗時高崔巍喜羙癡大帝令給使撩頭向水下良久出而笑之帝問曰見屈原云我逢楚懷王無道乃沉汨羅水汝逢聖明主何為來帝大笑賜物百段

秋官侍郎狄仁傑嘲秋官侍郎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傑曰狄字犬傍火也獻曰犬邊有火乃是煮熟狗

安南武平縣封溪中有猩猩焉如美人解人語知往事以嗜酒故以屐得之檻百數同牢欲食之衆自推肥者相送流涕而别時餉封溪令以杷益之令問何物猩猩乃籠中語曰唯有僕并酒一壺耳令笑而愛之養畜能傳送言語人不如也

彭博通者河間人也身長八尺曾於講堂堦上臨堦而立取鞋一緉以臂夾令有力者後拔之鞋底中斷博通脚終不移牛駕車正走博通倒曳車尾却行數十步横

拔車轍深二尺餘皆縱橫破裂曾遊瓜埠江有急風張
帆博通捉尾纜挽之不進

貞觀中恒州有彭闥高瓚二人鬬豪時於大酺場上兩
朋競勝闥活捉一豚從頭齧至項放之地上仍走瓚取
猫兒從尾食之腸肚俱盡仍鳴喚不止闥於是乎帖然
心伏

巧人張崇者能作灰畫腰帶鉸具每一胯大如錢灰畫
燒之見火即隱起作龍魚鳥獸之形莫不悉備

則天如意中海州進一匠造十二辰車廻轅正南則午門開馬頭人出四方廻轉不爽毫釐又作木火通鐵盞盛火展轉不翻

洛州殷文亮曾為縣令性巧好酒刻木為人衣以繒綵酌酒行觴皆有次第又作妓女唱歌吹笙皆能應節飲不盡即木小兒不肯把飲未竟則木妓女歌管連理催此亦莫測其神妙也

將作大匠楊務廉甚有巧思常於沁州市内刻木作僧

手執一梡自能行乞梡中錢滿關鍵忽發自然作聲云布施市人競觀欲其作聲施者日盈數千矣

郴州刺史王琚刻木為獺沉於水中取魚引首而出葢獺口中安餌為轉關以石縋之則沉魚取其餌關即發口合則銜魚石發則浮出矣

辟賫惑者善投壺龍躍隼飛矯無遺箭置壺於背後却反矢以投之百發百中

越州兵曹柳崇忽瘍生於頭呻吟不可忍於是召術士

夜覘之云有一婦女緑裙問之不應在君窻下急除之

崇訪窻下止見一瓷妓女極端正緑瓷為飾遂於鐵臼

擣碎而焚之瘡遂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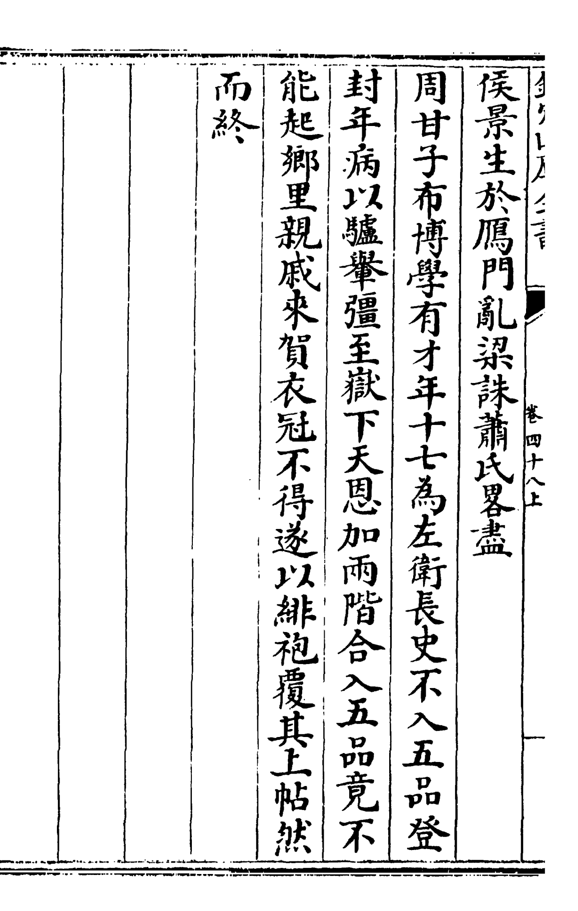
張易之初造一大堂甚壯麗計用數百萬紅粉泥壁文

栢帖桂琉璃沉香為飾夜有鬼書其壁曰能得幾時令

削去明日復書之前後六七易之乃題其下曰一月即

足自是不復更書經半年易之籍没入官

梁簡文之生誌公謂武帝曰此子與寃家同年生其年



侯景生於鴈門亂梁誅蕭氏畧盡

周甘子布博學有才年十七為左衛長史不入五品登

封年病以驢轝彊至嶽下天恩加兩階合入五品竟不

能起鄉里親戚來賀衣冠不得遂以緋袍覆其上帖然

而終

唐國史補　李肇

乳兄子

元魯山自乳兄子數日兩乳湩流兄子能食其乳方止

獻文

崔顥有美名李邕欲一見開館待之及顥至獻文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起曰小子無禮乃不接之

著六說

劉迅著六說以探聖人之旨唯說易不成行於代者五

篇而已識者伏其精峻

獻獅子

開元末西國獻獅子至長安西道中繫於驛樹樹近井獅子哮吼若不自安俄頃風雷大至果有龍出井而去

偽書

天寶中天下屢言聖祖見因以四子列學官故有偽為庚桑子者其辭鄙俚非聖賢書

翫錦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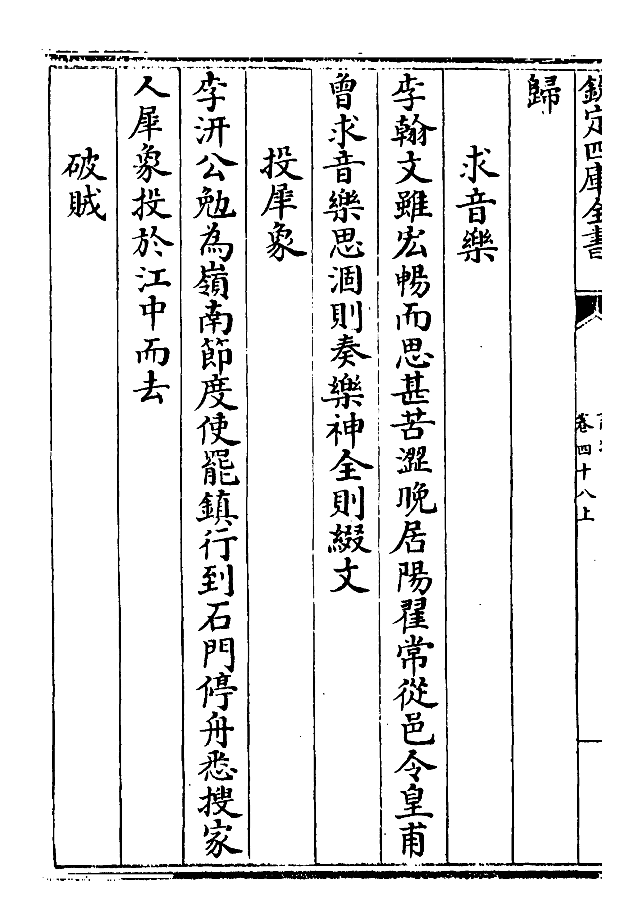
貴妃縊於馬嵬梨樹下店媼收得錦靿一隻相傳過客每一借翫必須百錢媼因至富

問疾

韋陟有疾房太尉使子弟問之延入卧内行步悉藉茵毯房氏子弟襪而後登侍婢皆笑舉朝以韋氏貴盛房氏清儉俱為美談

萬里橋

蜀郡有萬里橋玄宗至而喜曰吾常自知行地萬里則



歸

求音樂

李翰文雖宏暢而思甚苦澀晚居陽翟常從邑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涸則奏樂神全則綴文

投犀象

李汧公勉為嶺南節度使罷鎮行到石門停舟悉搜家人犀象投於江中而去

破賊

袁修之破袁晁擒其偽公卿數十人州縣大具桎梏謂必生致闕下修曰此惡百姓何足煩人乃各遣笞臂而釋之

緣橦歌

元載擅權累年客有為都盧緣橦歌諷其至危之勢載覽而泣下

李馬不叶

初馬司徒面讉李懷光德宗正色曰唯卿不合讉人惶

恐而退李令聞之請全軍自備資糧以討凶逆由此李馬不叶
鶺喜
竇參之敗給事中竇申止於配流德宗曰吾聞申欲至人家謂之鶺喜遂賜死
繫祖
馬司徒孫始生德宗命之曰繼祖退而笑曰此有二義意謂以索繫祖也

裂麻

陽城為諫議大夫德宗欲用裴延齡為相城曰白麻若出吾必裂之而死德宗聞之以為難竟寢之

畫鵰

裴延齡恃恩輕躁班列懼之唯顧少連不避延齡嘗畫一鵰羣鳥噪之以獻上上知衆怒如是竟不用

加糧

貞元十五年討吳少誠始令度支供諸道出界糧元和

十年又加其數矣

兄弟優劣

穆氏兄弟四人贊質員賞時人謂贊俗而有格為酪質美而多入為酥員為醍醐言粹而少用賞為乳腐言最凡陋也

白方

國子司業韋聿臯之兄也中朝以為戲弄嘗有人言九宫休咎聿曰我家白方常在西南二十年矣

傲毀

吳人顧況詞句清絕雜之以詼諧尤多輕薄為著作郎傲毀朝列貶死江南

惡詩

杜太保在淮南進崔叔清詩百篇德宗謂使者曰此惡詩焉用進時呼為准敇惡詩

好奇

韓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峯度不可返乃作遺書發狂

慟哭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

山陵

京輔故老言每營山陵封輙雨至少霖霪亦十餘日矣

策杖入府

李遜為衢州刺史以俟高試守縣令高策杖入府以議

百姓亦近代所難也

太玄經

王相注太玄經常取以卜自言所中多於易筮

宰臣録

蔣乂撰宰臣録每拜一相旬月必獻一卷故得物議所嗤

尚牡丹

京城貴遊尚牡丹三十餘年矣每春暮車馬若狂以不躭翫為耻執金吾鋪官圍外寺觀種以求利一本有直數萬者

判事

宰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處分百司有堂帖不次押名曰花押黄勑既行下有小異同曰帖黄一作押黄

參酌院

長慶初上以刑法為重每有司斷大獄又令中書舍人一員參酌而出之百司呼為參酌院

賜紫

貞元末有郎官四人自行軍司馬賜紫而登郎署省中謔為四軍紫

惜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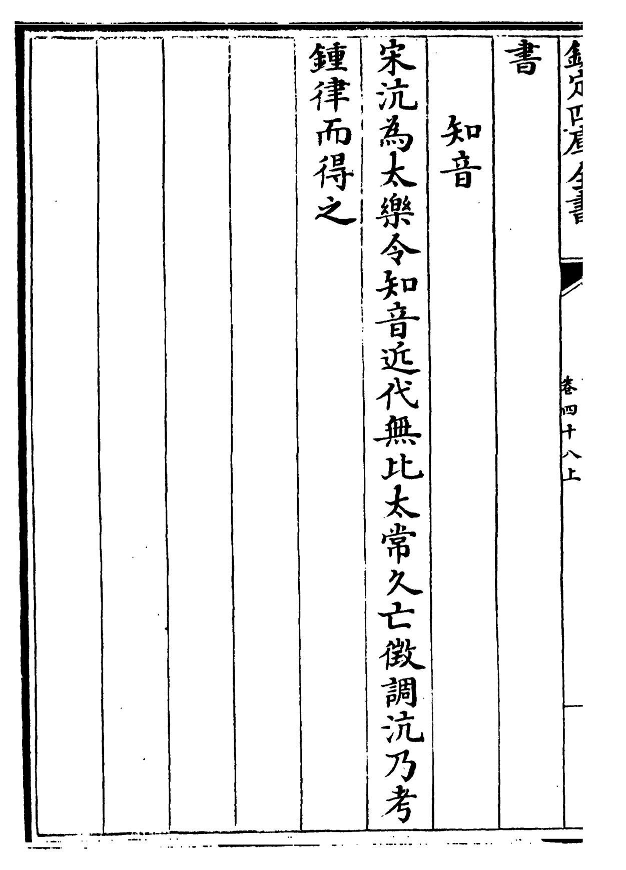
肅宗為太子上使割羊臑以餅潔刃徐噉之上喜曰福禄當如是愛惜

給公劵

寶應二年大夫嚴武奏在外新除御史食宿私舍非宜自此乃給公劵

寫書

張參為國子司業年老常手寫九經以謂讀書不如寫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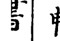
知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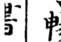
宋沆為太樂令知音近代無比太常久亡徵調沆乃考鍾律而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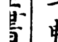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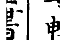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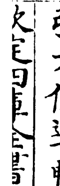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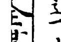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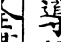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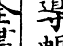
唐闕史 吳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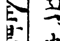
蘭陵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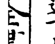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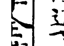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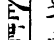
丞相蘭陵公素蕭傲清譽儉德時所推伏嘗統戎於番禺有酌泉投香之譽以是番估輻湊至於長安寶貨藥肆咸豐衍於南方之物由此人情歸美僖宗誕聖於壬午龍飛於癸巳皇筭十有二載矣思命耆德佑佐大化乃自奉常卿起為上相時年八十有三居台席數載汲引才俊導暢皇慈儉德既彰澆風少革及薨於位上甚





追悼而廢常朝者三日册贈之禮有加等焉議者曰高位重禄茍有其分陰靈必助其壽考不然安有過懸車之歳而命相之主始生也太公晚年七十而遇文王今逾釣渭之年一紀則知榮辱之分豈偶然哉

裴休

裴休尚古好奇掌綸誥日有親表調授邑宰於曲阜者土人墾田得古器曰盎腹容三斗淺項痺足規口短耳朴素古醜將蝨土壤者既洗滌之後磨礱之隱隱有古

篆九字帶盎之腰曲阜令不能辯兖州有書生姓魯能八體書字者召至於邑出盎示之曰此大篆也非今之所行者惟其頗嘗學之是九字曰齊桓公會於葵丘歲鑄邑宰大竒其說及以篆驗則字勢存焉及輦致河東公之門公以為麟經時物得以言古矣寳之猶鍾玦郜鼎也視草之暇輙引親友之分深者觀之以是京華聲為至寳公後以小宗伯掌貢舉生徒有以盎寳為請者裴公一日設食會門弟子出器於庭則離立環觀迭詞

以質獨劉舍人蛻以為非當時之物近世矯作也公不悅曰果有說乎紫微曰某㓜專丘明之書且載小白桓公九合諸侯取威定霸葵丘之會第八盟又按禮經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旣葬然後反虞虞然後卒哭卒哭然後定謚則葵丘之役實在生前不得以謚稱此乃近世矯作也裴公洸然而悟命擊碎然後舉爵盡飲而罷

許道敏

許道敏隨鄉薦之初獲知於時相是冬主文者將蒞事

於貢院謁於相門相大稱其卓苦藝學宜在公選主文
受命而去許滑知其旨則磨礪以須屈指試期大掛人
口俄有張希復員外結婚於丞相奇章公之門親迎之
夕辟道敏為儐道敏秉其喜氣縱酒飛章摇珮高譚極
歡而罷無何時相敷奏不稱旨移秩他郡人情恐異主
文不敢第於甲乙自此晦昧壈坎不復振舉繼丁家故
垂二十載至大中六年崔璵知舉方擢於上科時有同
年張讀一舉成事年十有九乃道敏敗於垂成之冬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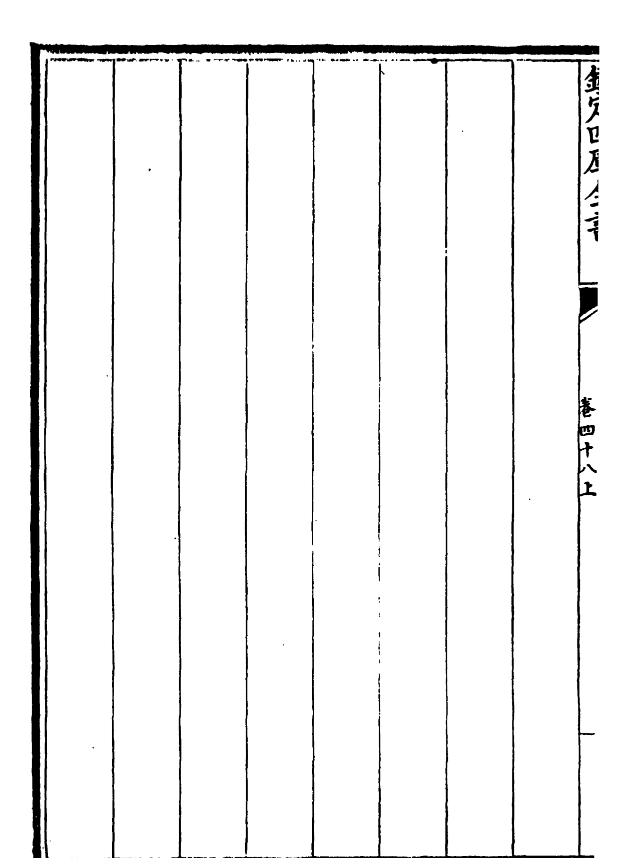
導張希復之子牛夫人所生也

鄭畋

馬嵬佛堂楊妃縊所邇後才士經過賦詠以道其幽怨者不可勝紀類以翠翹香鈿委於塵泥紅凄碧怨令人傷悲雖調異詞清無逃此意也丞相鄭畋為鳳翔從事口題詩曰肅宗廻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觀者以為真輔國之句

法軌

名僧法軌形容短小開講於寺與李榮議論往來數番僧舊作一詩詠李榮於高坐上誦之云姓李應須禮名榮又不榮李應聲曰身長三尺半頭毛尤未生四坐伏其辯捷



唐語林

王讜

德行

姚崇每與兒孫會集曰外甥自非疏但別姓耳遣與兒姪連名

開元天寶間傳家法者崔沔之家學崔均之家法

肅宗為太子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上顧太子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汚漫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徐舉餅啖之上大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李師古跋扈憚黄門為相未敢失禮乃寄錢物百萬并氊車一乘使者未敢進乃於宅門伺候有肩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繿縷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乃止

路相隨幼孤其母問汝識汝父否曰不識母曰正如汝面也隨號絶久之終身不照鏡李衛公慕其淳素篤行結為親家以女適路氏

元魯山自乳兄子兩乳湩流能食乃止

言語

陳子曰衛公之戰伐無兵也杜員外詠歌無詩也張長史草聖無書也

陸長源以舊德為宣武軍行司馬韓愈為廵官或譏年輩相懸周原曰大虫老鼠俱為十二相屬何怪之有旬日傳於長安中

高貞公為中書舍人九年家無制草或曰前輩有製集焚之何也答曰王言不可存於私家

政事

顔魯公真卿爲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使五原旱有寃獄決乃雨郡人呼御史雨

李封爲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頭巾以辱之隨所犯輕重以日數爲等級日滿乃釋吳人著此服出入州鄉以爲大耻皆相勸勵無敢犯賦税常先諸縣既去官竟不捶一人

宣宗每行幸内庫以紫衣金魚朱衣銀魚三二副隨駕

或半年或終年不用一副當時以得朱紫為榮

太宗閲醫方見明堂圖人五臓之系咸附於背乃愴然曰今律杖笞背奈何髀背分受乃詔不得笞背

文學

楊京兆兄弟皆能文為學甚苦或同賦一篇共坐庭石霜積襟袖課成乃已

張弘靖十二世掌書命至丞相楊巨源贈公詩云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當時稱其能與張氏詵家門巨源

在元和詩韻不為新語體律務實功夫頗深自旦至暮吟詠不輟年老頭數摇人言吟詩多所致

李益詩名早著征人歌一篇好事者盡為圖障回樂烽前沙雪天下唱為歌曲

或有朝客譏宋濟曰近日白袍子何太紛紛濟曰盖因緋袍子紫袍子紛紛使然也

方正

裴光庭累典名藩皆有異政玄宗謂宰相曰裴光庭性

嫉惡如扇驅蚊蚋焉

韓愈病將卒召羣僚曰吾不藥今將病死矣汝詳視吾手足支體無誑人云韓愈癩死也

太宗得鷂子俊異私自臂之望見魏公乃藏於懷公知之遂前白事因語自古帝王逸豫微以為諷上惜鷂子恐死而又素嚴憚徵欲盡其言徵語愈久鷂竟死懷中

雅量

裴相垍嘗應宏詞崔樞考之不第及為相擢之為禮部

侍郎笑曰此報德也樞惶恐欲墜階又笑曰戲言也

長慶初趙相為太常卿贊郊廟之禮時罷相二十餘年年七十六衆服其健右常侍郎孝亦笑曰是僕為東府試官所送進士也

識鑒

王璵為太常卿早起聞永興里人吹笛問是太常樂人否果是巳後因閱樂而撻之問曰何得罪曰卧吹笛又見康崑崙彈琵琶云琵聲多琶聲少亦未可彈五十四

絲大絃也自下而上謂之琵自上而下為之琶

閬州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是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餘月造磬者法月數有十三今闕其一宜於黄鍾九尺掘之必得焉勑州求之如言而得

賞譽

貞觀中蜀人李義甫八歲以神童至京師太宗在上林苑便對有得烏者上賜義甫義甫登時進詩曰日裏颺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多許樹不借一枝棲上笑曰朕

今以全樹借汝後相高宗

大中末諫官獻疏請賜白居易謚上曰何不讀醉吟先生墓表卒不賜謚弟敏中在相位奏立神道碑使李商隱為之

規箴

太宗常幸洛陽頗見可欲多治隋氏舊宫或縱畋遊魏徵驟諫上忻然罷曰非公無此語

夙慧

太宗令虞監寫列女傳以裝屏風未及闕卷乃闇書之一字無失

玄宗為潞州別駕入覲京師尤自卑損暮春豪家子數輩游昆明池方飲次上戎服臂鷹疾驅至前諸人不悅忽一少年持酒船倡曰今日宜以門族官品自言酒至上大聲曰曾祖天子祖天子父相王臨淄王李某諸少年驚走不敢復視乃連飲三銀船盡一巨餡乘馬而去

玄宗性俊邁不好琴會聽琴正弄未畢叱琴者曰待詔

出謂內官曰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為我解穢

容止

開元中燕公張說當朝文伯冠服以儒者自處玄宗嫌其異已賜內様巾子長脚羅幞頭燕公服之入謝玄宗大喜玄宗早朝百官趍班上見張九齡風儀秀整有異於衆謂左右曰朕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

李相國程為翰林學士以階前日影為入候公性懶每入必逾八磚後號為八磚學士

魏僕射元忠每立朝必得常處人或記之不逾尺寸

企羨

陽城為朝士家苦貧常以衾木枕質錢數萬人爭取之

李相宗閔知貢舉門生多清雅俊茂唐冲薛庠袁都時謂之玉笋

北人有識山川者徧禮五岳一拜而退惟入關望華山自闢西門步步拜禮至山下仰望歎詫七日而去謂京師衣冠文物之盛由此而至

咸通末鄭渾之為蘇州録事談銖為醝院官鍾輻為院巡俱廣文時湖州牧李超趙蒙相次俱狀元二郡地土相接時為語曰湖接兩頭蘇連三尾

太宗謂梁公曰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鏡用防已過今魏徵殂逝一鏡亡矣

栖逸

江南多名僧貞元元和以來越州有清江清畫婺州有

乾後乾輔時謂之會稽二清東陽二乾

崔趙公嘗問徑山曰弟子出家得否徑山曰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所為

韓愈好奇嘗與客登華山絶頂度不可下返發狂慟哭為遺書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

天寶之亂元結自汝墳率隣里南投襄漢保全者千餘家乃舉兵宛葉之間有城守扞寇之力結天寶中稱中行子始在商餘山自稱元子逃難入猗玗山或稱浪士

漁者呼為聱叟酒徒呼為漫郎

說郛卷四十八上

說郛卷四十八下

元 陶宗儀 撰

大唐新語 劉肅

匡贊

姚崇以拒太平公主出為申州刺史玄宗深徳之太平既誅徵為同州刺史素與張說不叶說諷趙彦昭彈之玄宗不納俄校獵於渭濵密召會於行所玄宗謂曰卿頗知獵乎崇對曰此臣少所習也臣年三十居澤中以

呼鷹逐兎為樂猶不知書張璟謂臣曰君當位極人臣無自弃也爾來折節讀書以至將相臣少為獵師老而猶能玄宗大悅與之偕馬臂鷹遲速在手動必稱旨玄宗懽甚樂則割鮮閑則咨以政事備陳古今理亂之本上之可行者必委曲言之玄宗心益開聽之亹亹忘倦軍國之務咸訪於崇崇罷冗職修舊章內外有叙又請無赦宥無度僧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玄宗悉從之而天下大理

開元二十三年加榮王已下官勑宰臣入集賢院分寫告身以賜之侍中裴耀卿因入書庫觀書既而謂人曰聖上好文書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充使學徒雲集觀象設教盡在是矣前漢有金馬石渠後漢有蘭臺東觀宋有總明陳有德教周則獸門麟趾北齊有仁壽文林雖載在前書而事皆瑣細方之今日則豈得扶翰捧轂者哉

規諫

太宗射猛獸於苑内有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之

四發殪四豕有一雄豕直來衝馬吏部尚書唐儉下馬
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顧而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
賊耶何懼之甚儉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理
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善之
因命罷獵
太宗嘗罷朝自言殺却此田舍漢文德皇后問誰觸忤
陛下太宗曰魏徵每庭辱我使我常不得自由皇后退
朝服立於庭太宗驚曰何為若是對曰妾聞主聖臣忠

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盡直言妾備後宮焉敢不賀於
是太宗意乃釋
谷那律貞觀中為諫議大夫褚遂良呼為九經庫嘗從
太宗出獵途中遇雨太宗問油衣若為得不漏那律曰
能以瓦為之不漏也意不為畋獵太宗深賞焉賜那律
絹帛二百疋
公直
陸德明受學於周弘正善言玄理王世充僭號署為散

騎侍郎王令子師之將行東修之理德明服巴豆散卧東壁下克之子入跪床下德明佯紿之痢竟不與語遂移病成臯及入朝太宗引為文館學士使閻立本寫真形褚亮為之讚曰經術為貴玄風可師勵學非遠通儒在兹終於國子博士

文德皇后崩未除喪許敬宗以言笑獲譴及太宗梓宮在前殿又垂臂過侍御史閻玄正彈之曰敬宗往居先后喪已坐言笑黜今對大行梓宮又垂臂無禮敬宗懼

獲罪高宗寢其奏事雖不行時人重其剛正

劉仁軌爲左僕射暮年頗以言詞取悅詐者户部員外魏克已斷案多爲仁軌所異同克已執之曰異方之樂不入人心秋蟬之聲徒聒人耳仁軌怒焉駡之曰癡漢克已俄遷吏部侍郎

景龍中中宗嘗遊興慶池侍宴者遞起歌舞并唱迴波詞方便以求官爵給事中李景伯亦起舞歌曰迴波詞持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旣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

於是宴罷

清廉

楊嶠為祭酒謂人曰吾雖三品非不榮貴意常不逾疇昔一尉也時議重之嶠祖父休之事北齊執政將封為王以寵之休之固辭而謂人曰我非奴非獠何事封王耶

李日知為侍中頻乞骸骨詔許之初日知將欲陳請不與妻謀及還飾裝將出居別業妻驚曰家室屢空子弟

名宦未立何為辭職也日知曰書生至此已過分人情無厭若恣其心是無止足也

持法

李日知為司刑丞嘗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禮異判殺之與日知往復至於再三元禮怒遣府吏謂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無活法日知報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無死法竟以兩聞日知果直

高宗朝司農寺欲以冬藏餘菜出賣與百姓以墨敕示

僕射蘇良嗣良嗣判之曰昔公儀相魯猶拔去園葵況臨御萬乘而賣鬻蔬菜事遂不行

節義

高祖命屈突仲通副太宗討王世充時通二子俱在充所高祖謂通曰東征之事今且相屬其如兩子何通對曰臣以朽老誠不足當重任但自惟疇昔就執事豈以兩兒為念兩兒若死自是其命終不以私害公也高祖歎息曰狥義之夫一至於此可尚也

教行

裴敬彝父知周為陳國王典儀暴卒敬彝時在長安忽涕泣謂家人曰大人必有痛處吾即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事在不測能不戚乎遂急告歸父果已歿毀瘠過禮事以孝聞累遷吏部員外

識量

狄仁傑為內史則天謂之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欲知譖卿者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為過臣當改之陛下明

臣臣之幸也若臣不知諧者並為友善臣請不知則天

深加歎異

容恕

崔善為明天文歷筭曉達時務為尚書左丞令史惡其

明察乃為謗書曰崔子曲如鈎隨時待封侯高宗謂之

曰澆薄之後人多醜正昔北齊奸吏歌斛律明月高緯

闇主遂滅其家朕雖不明幸免斯事乃搆流言者罪之

裴玄本好諧謔為戶部郎中時左僕射房玄齡疾甚省

郎將問疾玄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既甚矣何須問也有洩其言者既而隨例候玄齡玄齡笑曰裴郎中來玄齡不死矣

盧承慶為吏部尚書總章初校内外官考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為之考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無一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衆推承慶之弘恕

聰敏

秦府倉曹李守素尤諳氏族時人號為肉譜虞世南語人曰昔任彦昇善譚經籍稱為五經笥今宜改倉曹為人物志

從善

魏徵嘗取還奏曰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在外裝束悉了而竟不行何因有此消息太宗笑曰當時實有此心畏卿嗔遂停耳

諛佞

成敬奇有俊才文章可立就為大理正與姚崇有姻親崇或寢疾敬奇造宅省焉對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頭乃一一持出請崇執手而後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崇勉而從之敬奇既出忿其諛媚謂子弟曰此淚亦何從而來自茲不復接遇

大唐奇事　馬總

晉子文

李林甫為相初年有一布衣詣謁之閽吏謂曰朝廷新命相國大寮尚未敢及門何布衣容易謁之邪布衣執刺待於路傍高聲自稱曰業八體書生晉子文欲見相國伸一言林甫召之於賓館至夜靜月下揖之生曰僕實老於書藝亦自少遊圖籍之圃嘗竊見古昔興亡明主賢臣之事故願謁公以伸一言林甫曰僕偶備位於

輔弼實非才器已恐不勝大任福過禍隨也君幸辱玉
趾敢授教於君君其無惜藥石之言以惠鄙人生曰古
人不容易面談者益知談之易聽之難也必能少覽容
易之言為不容易之聽則涓塵皆可以裨海岳也況聖
哲云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公若聞一言即欲
奉而行之臨一事即恣心狥意如此則雖日納獻言之
士亦無益也林甫乃容恭意謹而言曰君但一言教僕
僕當書紳而永為箴誡生曰君聞美言必喜聞惡言必

怒僕以美言譽君則無裨君之事以惡言諷君必犯君之顔色旣犯君之顔色君復怒我即不得盡伸惡言矣美言狥而損惡言直而益君當悉察之容我之言勿復加怒林甫不覺膝席而聽生曰君為相相天子也相天子安宗社保國也宗社安萬國寧則天子無事天子無事則君之無事設或天下有一人失所即罪在天子罪在天子焉用君相夫為相之道不必獨任天下事當舉文治天下之民舉武定天下之亂用仁人撫疲瘵用義

士和鬬戰自修節儉以諷上以化下自守忠貞以事主以律人固不暇躬勤庶政也庶政得人即治苟不得人雖才如伊吕亦不治噫相國愼之林甫聽之駭然遽起拜謝之生又曰公知斯運之通塞邪林甫曰君當盡教我我當終身不忘生曰大治生亂亂生治今古不能易也我國家自華隋亂而治至於今日亂將生矣君其記之林甫又拜謝至曙欲聞於上縻以一爵禄令左右潛守之堅求退曰我本祗欲達一言於公今得竭愚悃而

又辱見納又何用阻野人之歸也林甫堅留之不得遂去林甫令人暗遂之生至南山中一石洞其人尋亦入石洞遽不見生唯有故舊大筆一其人擕以白林甫林甫以其筆置於書閣焚香拜祝其夕筆忽化為一五色禽飛去不知所之

廉廣

廉廣者魯人也因採藥於泰山遇風雨止於大樹下及夜半雨晴信步而行俄逢一人有若隱士問廣曰君何

深夜在此仍林下共坐語移時忽謂廣曰我能畫可奉君法廣唯唯乃曰我與君一筆但密藏焉即隨意而畫當通靈因懷中取一五色筆以授之廣拜謝訖此人忽不見爾後頗有驗但祕其事不敢輕畫後因至中都縣李令者性好畫又知其事命廣至飲酒從容問之廣祕而不言李苦告之廣不得已乃於壁上畫鬼兵百餘狀若赴敵其尉趙知之亦堅命之廣又於趙廨中壁上畫鬼兵百餘狀若擬戰其夕兩處所畫之鬼兵俱出戰李

及趙既見此異不敢留遂皆毁所畫鬼兵廣亦懼而逃往下邳下邳令知其事又切請廣畫廣因告曰余偶夜遇一神靈傳得畫法每不敢下筆其如往往為妖幸恕之其宰不聽謂廣曰畫鬼兵即戰畫物必不戰也因命畫一龍廣勉而畫之筆纔絶雲蒸霧起飄風倏至畫龍忽乘雲而上致滂沱之雨連日不止令憂漂壞邑居復疑廣有妖術乃收廣下獄窮詰之廣稱無妖術以雨猶未止令愁甚廣於獄内號泣追告山神其夜夢神人言

曰君當畫一大鳥叱而乘之飛即免矣廣及曙乃密畫一大鳥試叱之果展翅廣乘之飛遠而去直至泰山而下尋復見神謂廣曰君言泄於人間固有難厄也本與君一小筆欲為君致福君反自致禍君當見還廣乃懷中探筆還之神尋不見廣因不復能畫下邳畫龍竟為泥壁

王武

京洛富人王武者性茍且能媚於豪貴忽知有人貨駿

馬遂急令人多與金帛於衆中爭得之其馬白色如一團美玉其鬃尾赤如朱皆言千里足也又疑是龍駒駛騄之駛非常馬得及王武將以獻大將軍薛公乃廣設以金鞍玉勒間之珠翠方伺其便達意也其馬忽於廐中大嘶一聲後化為一泥塑之馬立焉武大驚訝遂焚毁之

三聖記　李德裕

大聖祖玄元皇帝

有唐寶歴二年歳次丙午八月丙申朔十五日庚戌玉清玄都大洞三道弟子正議大夫使持節潤州諸軍事守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浙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贊皇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戸賜紫金魚袋李德裕上為九廟聖主次為七代先靈下為一切含識於茅山崇元觀南敬造老君殿院及造老君孔子尹真

人像三軀皆按史籍遺文庶垂不朽

老君

按史記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夫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

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雨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

尹真人

按史記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喜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也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物色而迎之果得老

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西服巨勝

實莫知所終

先友記　柳宗元

袁高河南人以給事中敢諫爭貞直忠謇舉無與比能使所居官大再贈至禮部尚書

姜公輔為內學士以奇策取相位好諫諍免後以罪貶為復州刺史卒

齊映南陽人為相以文敏顯用

嚴郢河南人剛厲好殺號忠能為京兆河南尹御史大夫善舉職為邪險構扇以貶死

元全柔河南人氣象甚偉好以悳報怨恢然者也為大官有土地入為太子賓客

杜黄裳京兆人弘大人也善言體要為相有牆仞不佞以謀克蜀加司空出為河中節度

劉公濟河間人厚寛碩大與物無忤為渭北節度入為工部尚書卒

楊氏兄弟者弘農人皆孝友有文章

馮由江南西道入為散騎常侍

疑以兵部郎中卒

淩以大理評事卒最善文

程氏兄弟者河南人皆強毅仁孝

贊為御史中丞捍佞倖得貶後至宣池歙處置使卒

質為尚書郎以侍御史內供奉卒最善文

皇甫政河南人有威儀由浙東廉使為太子賓客

裴樞同郡人為御史天子以隱罪誅吏樞頓首願白其

狀以故貶後為尚書郎

李舟隴西人有文學俊辯高志氣以尚書郎使危疑反側者再不辱命其道大顯被讒妒出為刺史癈痼卒

李鄘江夏人果檢自負巍然善為官為御史中丞京兆尹鳳翔節度

梁肅安定人最能為文以補闕修史侍皇太子卒贈禮部郎中

陳京泗上人始為諫官數諫諍有內行文多詁訓為給事中上方以為相會惑疾自刃癈痼卒

韓會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謗至起居郎貶官卒

弟愈文益奇

許孟容吳人讀書為文口辯為給事中嘗論事由太常少卿為刑部侍郎

李覿隴西人行義甚修至刑部郎中卒故與先君為三司者也其大理者曰楊瑀瑀無可言猶以獄直為御史

宇文邈河南人有文謹慤人也為御史中丞齗齗自守
然以直免官復為刺史卒
袁滋陳郡人善篆書文敏不競為相出使辱命貶刺史
復為義成軍節度卒
盧羣范陽人雜博多所許與使反側之地天子以為任
事為義成軍節度卒
崔損清河人畏慎為相無所發明然不害物天子獨愛
幸以損為長者

鄭餘慶滎陽人再為相始天下皆以為長者及為大官名益少今為尚書河南尹無恙

鄭利用餘慶從父兄也眞長者由大理少卿為御史中丞復由中丞為大理少卿

李益隴西姑臧人風流有文詞少有癖疾以故不得用年老常望仕非其志復為尚書郎

王紓其弟紹太原人紹得幸德宗為尚書在宰相之右今為徐泗節度紓為學術曾直為尚書郎

路泌河南人以尚書郎使西蕃留蕃中度今已年八十餘旣和蕃十五年不得歸無為言者

虞當會稽人為郭尚父從事終沔州刺史以信聞

賈弇長樂人善士也為校書郎卒

弟全至御史中丞

趙需天水人哻哻儒士也有名至兵部郎中卒

張式南陽人

張莒常山人

張惟儉宣城當塗人皆善言詭式至河南尹莒鄧州刺

史惟儉和州刺史

奚陟江都人柔敏至吏部侍郎世謂陟善宦然其智足

以自處也

盧景亮涿人有忠義多所激發為諫官奏書如水赴壑

坐貶廢棄甚久至順宗時為尚書郎升中書舍人卒

楊於陵弘農人善吏敏秀者也為中書舍人京兆尹

張因其人舉詔策為長安尉願去官為道士甚有名與

其弟回降封州曰吾老矣必死回也哭而行遂死封

州

高郢渤海人有文章規矩自立者不干貴幸以太常為

相罷居尚書

唐次北海人有文章學行義甚高以尚書郎出為刺史

屏棄永貞中召以為中書舍人道病去長安七十里

死傳舍

苗拯上黨人有學術峭直以諫議大夫漏泄省中語貶

萬州卒

柳氏兄弟者先君族兄弟也最大并字伯存為文學至御史病瞽遂廢次中庸中行皆名有文咸為官早死

柳登柳冕者族子也自其父芳善文史與冕並居集賢書府冕文學益健頗躁自吏部郎中出為刺史至福建廉使卒登晚仕至尚書郎祕書少監

薛丹同郡人至尚書郎

呂牧東平人由尚書郎刺澤州卒

崔稹清河人至檢校郎官子夆為右補闕贈給事中

房啓河南人善清言由萬年令為容州經略

于申河南人至尚書郎

常仲孺河南人今為諫議大夫

蘇弁武功人好聚書至三萬卷與先君通書以戶部侍

郎貶復為刺史

崔沆博陵人善言名理為御史尚書郎

鄭元均滎陽人強抗少所推讓然以此多怨因不得位

辛惲隴西人有史學

韓衡昌黎人善士

陳衆甫梓潼人高志氣

薛伯高同郡人好讀書號為長者後至尚書卒

張宣力清河人儒善後表其名去力但為官自元均至

宣力皆没没無顯仕者

宗元曰先君之所與友凡天下善士舉集焉信讓而大

顯道博而無雜今之世言交者以為端敢悉書所尤厚

者附兹石以銘於背如右

皮子世録　皮日休

皮子之先盖鄭公之苗裔賢大夫子皮之後在戰國及秦時無譜牒可考自漢至唐其英雄賢俊在位者往往有焉前漢時名容者以善為容官至大夫後漢時名巡者為太醫令三國時無聞焉晉朝名初者為襄陽太守名京者為賢處士宋朝名熙祖者與徐廣論議符王世名審者為竪侍郎後魏世名豹子者為魏名將子道明襲爵弟喜為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梁益諸軍事大將

軍仇池鎮將假公如故喜以戰守之功累加勲爵後轉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豫州刺史卒於天宗爵喜弟雙仁冠軍將軍仇池鎮將北齊時名景和者以功大官封王名延宗者為黄門侍郎隋朝名子信者為刺史至於吾唐汨汨於民間無能以文取位唯從祖翁諱瑕叔舉進士有名以剛柔不合時受蜀聘為幕府累官至刺史從翁諱行修明經及第累官至項城令以盜不發貶州掾卒時日休之世以遠祖襄陽太守子孫因家襄陽之竟

陵世世為襄陽人自有唐已來或農竟陵或隱鹿門皆
不拘冠冕以至皮子嗚呼聖賢命世世不賤不足以立
志地不卑不足以立名是知老子産於厲鄉仲尼生於
闕里苟使李乾早胎老子豈降叔梁早肖仲尼不生賢
旣家有不足為立大功致大化振大名者其在斯乎

盧氏雜說 盧言

李絳

憲宗時中官吐突承璀有恩澤欲為上立德政碑碑屋已成磨礱石訖請宣索文時李絳為翰林學士奏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無立碑紀美之事恐取笑夷夏上深然之遽命拆屋廢石承璀奏碑屋用功極多難便毀拆欲堅其請上曰急索牛拽倒其納諫如此

文宗

文宗命中使宣兩軍中尉及諸司使内官等不許着紗縠綾羅巾其後駙馬韋處仁見巾夾羅巾以進上曰本慕卿門戶清素故俯從選尚如此巾服從他諸戚為之卿不須為也

鄭餘慶

鄭餘慶清儉有重德一日忽召親朋官數人會食衆皆驚朝僚以故相望重皆淩晨詣之至日高餘慶方出閒

話移時諸人皆囂然餘慶呼左右曰處方厨家爛蒸去毛莫拗折項諸人相顧以為必蒸鵞鴨之類逡廵舁臺盤出醤醋亦極香新良久就餐每人前下粟米飯一椀蒸胡蘆一枚相國餐美諸人强進而罷

宣宗

宣宗酷好進士及第每對朝臣問及第苟有科名對者必大喜便問所試詩賦題目并主司姓名或有人物稍好者偶不中第嘆惜移時常於内自題鄉貢進士李道

龍

內出題

開成中高鍇知舉內出霓裳羽衣曲賦太學創置石經詩進士試詩賦自此始也

鄭薰

鄭薰知舉放牓日唯舍人畢諴到宅謝恩至蕭倣放牓日並無朱紫及門時論誚之

裴德融

裴德融諱皐值高鍇知舉入試主司曰伊諱皐某其下就試與及第困一生事後除屯田員外郎時盧簡求為右丞裴與除郎官一人同參到宅右丞先屈前一人入從容多時前人啟云某與新除屯田裴員外同祇候右丞裴員外在門外多時盧遽使驅使官傳語曰員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見裴倉皇失措騎前人馬出門去

李景讓

大中年丞郎宴席蔣伸在座忽斟一盃言曰席上有孝於家忠於國及名重於時者飲此爵衆皆肅然無敢舉者獨李公景讓起引此爵蔣曰此宜其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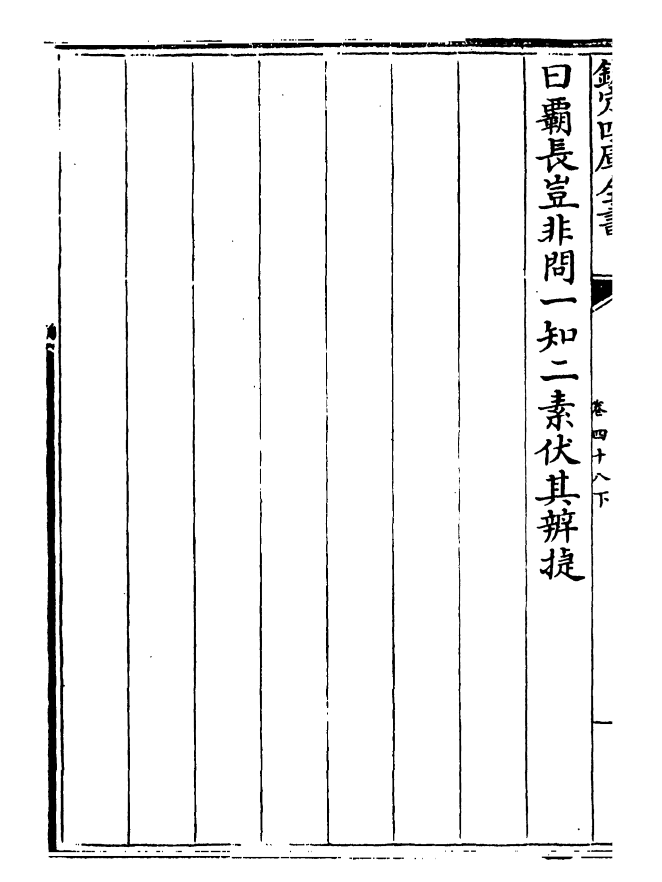
夏侯孜

崔郢為京尹日三司使在永達亭子宴丞郎崔秉酒突飲衆人皆延之時譙公夏侯孜為戸部使問曰尹曾任給舍否崔曰無譙公曰若不曾歴給舍京兆尹不合衝丞郎宴命酒糺來命下籌且喫罰爵取三大器物引滿

飲之良久方起

檪刀覇長

侯白捷辯楊素與相善素關中人白山東人素嘗卒難之欲其無對而關中下俚人言音謂水漲爲覇長山東亦言擎將去為檪刀素嘗戲白曰山東固多仁義借一而得兩曰若為得兩曰有人從其借弓者乃曰檪刀去豈非借一而得兩白應聲曰關中人亦甚聰明問一知二素曰何以得知曰日有人問比來多雨渭水漲否答



曰覇長豈非問一知二素伏其辨捷

零陵總記　陸龜蒙

李義山

李義山遊長安投宿旅店適會客因召與坐不知為義山也酒酣客賦木蘭花詩衆皆誇示義山后成詩曰洞庭波冷曉侵雲日日征帆送遠人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船是此花身坐客大驚詢之方知是義山也

李邕

李邕常不許蕭誠書乃詐作古帖令紙故暗持示邕曰

此乃右軍真跡如何邕看稱善誠實以告之復取視曰細看亦未能好

嚴安之

嚴安之崔潭俱為赤尉安之令伍伯執大杖潭亦大甚杖至如椽安之復令執小杖潭亦益小甚杖至如箸安之令伍伯空手乃不復學也

庾倬

新野庾倬為河南府兵曹有寡姊在家時洛中物價翔

貴難致口腹庾常於公堂輟巳饌以餉其姊始言所愛小男以餉之同官初甚鄙笑後知之咸嘉歎倬生簡休

李牟

李牟秋夜吹笛於瓜洲舟檝甚隘初發調羣動皆息及數奏微風颯然而至又俄頃舟人賈客皆有怨歎悲泣之聲

補闕毋

補闕毋照博學有著述才上表請修古史先撰目録以

進玄宗稱善賜絹百疋

書生

有書生讀經書甚精熟不知近代事因說駱賓王遂云某識其孫李少府者兄弟太多意謂駱賓是諸王封號也

回鶻

回鶻常與摩尼議政故京師為之立寺其法日晚乃食敬水而茹葷不飲乳酪其大摩尼數年一易往來中國

小者年轉江嶺西市商胡槖其源生於回鶻有功也

李約

李約天性惟嗜茶能自煎謂人曰茶須緩火炙活火謂炭火之焰者也客至不限甌數竟日執持茶器不倦曾奉使行至陜州硤石縣東愛渠水清流旬日忘發

張登

張登長於小賦氣宏而密間不容髮有織成隱起往往蹙金之狀

薛調

薛調李瓚同年進士調美姿貌人號為生菩薩瓚俊爽人號為劒調寛恕而瓚猜忌論者以時人所稱協其性也

李直方

李直方常第果實若貢士者以緑李為首楞梨為二櫻桃為三柑為四蒲桃為五或薦荔枝曰寄舉之又問栗如之何曰最有冗事不出八九始范曄以諸香品時輩

候味虛撰百官本草皆此類也

周復

元稹在鄂州時周復為從事稹嘗賦詩命院中屬和周
簪笏見稹曰某偶以大人往還高門謬獲一第其實詩賦
皆不能也稹曰遽以實告賢於能詩者

薛元超

薛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人平生有三恨始不
以進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

劉太真

貞元四年劉太真侍郎入貢院寄前主司蕭聽尚書詩曰獨坐貢闈裏愁心芳草生山公昨夜事應見此時情

于頔

于頔司空嘗令客彈琴其嫂知音聽於簾下曰三分中一分箏聲二分琵琶聲絶無琴韻

李沂公

李沂公雅好琴常斲桐又取漆桶為之多至數百張求

者與之

鑒虚

鑒虚為僧頗有風格而出入内道場賣弄權勢杖殺於京兆府城中言鑒虚善煮羊脾傳以為法

玉堂閒話　撰人闕

生贅肉

釋氏因時果有報應近歲有一男子既貧且賤於上吻忽生一片贅肉如展兩手許大下覆其口形狀醜異殆不可言其人每饑渴則揭贅肉以就飲啜頗甚苦楚或問其所因則曰少年無賴曾在軍伍常於佛寺安下同火共封一羊分得少肉旁有一佛像上吻間可置之不數日嬰疾遂生此贅肉焉

西明寺

長安城西明寺鍾寇亂之後緇徒流離閴其寺者數年有貧民利其銅袖鎚鏨往竊鑿之日獲一二片鬻於闤闠如是經年人皆知之官吏不禁後其家忽失所在市銅者亦訝其不來後官欲徙其鍾於別寺見寺鍾平墮在閣上及仆之見盜鍾者抱鎚鏨儼然坐於其間即已乾枯矣

馬全節婢

魏帥侍中馬全節嘗有侍婢偶不愜意自擊殺之後累年染重病忽見其婢立於前家人但訝全節之獨語如相問答初云爾來有何意又云與爾錢財復曰為爾造像書經哀祈移時其亡婢不受但索命而已不旬日而卒

晉少主

開運甲辰歲暮冬晉帝遣中使至内署宣問諸學士云朕昨夜夢一玉盤中有一玉碗及一玉帶皆有碾文光

熒可愛是何徵也宜即奏來承旨李慎儀與同僚併表奏賀以為玉者帝王之寶也帶者有諧功之兆盤盂者乃守器之象為吉夢不敢有他占

郡牧

唐有膏粱子出刺郡人迎候甚至前任與之設交代之禮儀無闕者二禮生具頭冠禮衣相其賓主升降揖讓而新妝巑岏踧踖斂容低視不敢正面對禮生及禮畢使人再三傳話慰勞感謝皆莫涯其意翌日於内閣從

禮生從容生極惶恐罔知去就既坐嚬蹙低語曰賢尊安否禮生唯唯又曰頃年營大事時極煩賢尊心力生亦懵然及罷有親知細詢之乃曰此禮生緣方相子弟昔曾使他家君是以再三感謝且士流中亦有故為輕薄者亦有昧於菽麥不能分别者信而有之

張咸光

梁龍德年有貧衣冠張咸光遊丐無度於梁宋之間復有劉月明者與咸光相類常懷匕箸每遊貴門即遭虐

戲方飧則奪其匕箸則袖中出而用之梁駙馬温積諫議權判開封府事咸光忽遍詣豪門告别問其所詣則曰往投温諫議也問有何紹介而往答曰頃年大承記録此行必厚遇也大諫嘗製碣山潛龍宫上梁文云饅頭似梳胡餅如麓暢殺劉月明主簿喜殺張咸光秀才以此知必承顧盼聞者絶倒

市馬

洛中有大寮世籍膏粱不分牝牡偶市一馬都莫知其

妍媸為駔儈所欺曰此馬不唯馴良齒及二十餘歲合直兩馬之資況行不動塵可謂馴良之甚也遂多金以市之儈既倍獲利臨去又曰此馬兼有榅桲牙出也於是大喜詰旦乘出如鵞鴨之行及至家矜衒曰此馬不唯馴熟兼饒得果子牙兩所復召儈別贈二十

上霄峯

補闕熊皎云廬山有上霄峯者去平地七千仞上有古迹云是夏禹治水之時泊船之所鑿石為竅以繫纜焉

磨崖為碑皆科斗文字隱隱可見則知大禹之功與天地不朽矣

振武角抵人

光啓年中左神策軍四軍軍使王卞出鎮振武置宴樂戲既畢乃命角抵有一夫甚魁岸自隣州來此較力軍中十數輩軀貌膂力悉不能敵主帥亦壯之遂選三人相次而敵之魁岸者俱勝帥及座客稱善久之時有一秀才坐於席上忽起告主帥曰某撲得此人主帥頗駭

其言所請旣堅遂許之秀才降階先入厨少頃而出遂
掩綰衣服握左拳而前甠梧者微笑曰此一指必倒矣
及漸相逼急展左手示之甠岸者懵然而倒合座大笑
秀才徐步而出盥手而登席焉主帥詰之何術也對曰
頃年客遊曾於道店逢此人纔近食桉踉蹌而倒有同
伴曰怕醬見之輙倒某聞而志之適詰設厨求得少醬
握在手中此人見之果自倒聊宴設之歡笑耳有邊岫
判官目覩其事

說郛卷四十八下